

通志彙解

仁記  
1411  
98



門口 12  
卷

周易繫辭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辭乃文王之辭繫謂繫屬於卦爻之下傳者孔子傳述文王之意故曰繫辭傳係一作繫按陸德明釋文云若從殷下系者音口奚切非也又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或疑今本除去傳字徑以孔子之辭為繫辭何也范諤昌曰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係耳歐陽文忠公曰係者有所係之謂也言其為辭各聯屬於卦爻之下也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為上下係辭何其謬也况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係不得謂之係



辭者必矣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或又疑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此係辭傳中語也何乃謂之易大傳耶李秀巖曰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一書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而司馬氏不詳考誤以係辭傳爲易大傳耳劉向封事亦引易大傳云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係辭傳中語乎亦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司馬遷荅壺遂問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秀巖又謂係辭傳文體全與文言傳同疑此二傳乃後人取孔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愚亦深疑之

竊謂係辭傳乃文言傳之餘耳是故嵩山晁以道以文言傳先係辭傳愚今所編蓋依晁氏古易置係辭傳于文言傳之後分章則依朱子本義

周易繫辭傳上

林屋山人俞琰 集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二卦之象也天居上而其道尊地居下而其道卑是故易之設卦也先乾而後坤則尊卑之道如天高地下之不忒而乾坤二卦定矣乃若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則乾坤蓋未定也白雲郭氏曰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周易以乾為首故繫辭傳首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尊卑者天地上下之定理高卑者天地上下之定

分不言高卑而言卑高以卦畫言也伏羲卦畫蓋自下而上也陳分列也貴賤謂卦爻之上下也易道賤卑而貴高故其六位之分列則以卑而在下者為賤高而在上者為貴而貴賤於是乎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陽常動陰常靜故曰動靜有常乾奇畫屬陽而剛坤偶畫屬陰而柔斷者剛柔各自有體而其質不同也不言陰陽而言剛柔以其可見者言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質可見氣不可見也虞翻曰斷分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有陽方有陰方各以其類聚物有陽物有陰物各以其羣分吉善也凶不善也卦有二體之上下爻有六位之遠近陰陽分合其情不同此吉凶所由生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在天成象日月星宿之屬是也在地成形山川草木之屬是也變化謂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仰觀乎天俯察乎地其成象成形者如此則易中陰陽之變化於是乎見矣自天尊地卑至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易中凡言剛柔皆指爻畫之奇偶摩錯也盪推盪也易卦之畫皆起於一奇一偶自一奇一偶兩相摩錯而為八卦又自八卦兩相推盪而後為六十四卦觀先天圖可見是故者以此之故也接上文以起下文也後倣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雷霆指震風雨指巽坎日月指離坎雷霆也風雨也日月也無非皆乾坤之變化也或疑不言山澤何哉曰山澤在地成形者也此但以在天成象者言之耳然山澤出雲雲騰而致雨蓋出於山澤者也雖不言山澤而山澤在其中矣雨以潤而風亦

謂之潤以風能滋物之氣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男女謂六子乾交坤故震艮坎得乾道而成男坤交乾故巽離兌得坤道而成女在人亦然人自不察耳在物亦然凡牡皆得乾道者也凡牝皆得坤道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萬物資乾之陽為始而乾主始物故曰乾知大始作猶動也坤之陰從陽而動代乾之終而成生物之功故曰坤作成物紫陽朱子曰知訓管字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白雲

郭氏曰自易言之則始於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為大始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之始物以其易也坤能成物以其簡也易者平易而不難非輕易之謂簡者簡約而不煩非苟簡之謂乾主乎健要動便動故易坤順乾而行凡其所能皆順從乎乾而不敢為主故簡然則乾知大始于其前坤作成物於其後坤之能蓋成乾之能也嵩山晁氏曰姚信謂能字當作從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前知字訓主此知字訓識從就也人之所為如乾之平易而心無熾險則人皆可得而知如坤之簡約而事不煩擾則人皆可得而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存諸內者日以崇故可以長久有功則其著於外者日以廣故可以宏大可以長久者賢人之德也可以宏大者賢人之業也若夫聖人之德業則與乾坤同其久同其大無所謂不可平菴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人皆可充而至也若

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絕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如乾之易簡如坤之簡則天下萬事萬物雖眾而其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矣龜山楊氏曰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個自然之理嵩山晁氏曰而成位乎中其矣王肅作易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玉篇云卦兆也謂占事知來而有吉凶先見之兆也或曰卦者掛也古人筮占則畫奇偶於板而懸卦于前所以謂之卦象者物理之似有取六畫之象者有取三畫之象者亦有取一畫之象者無非象也辭謂卦之彖辭爻辭聖人作易每設一卦則先觀卦中之象然後係以辭而明其吉凶之理以示人蓋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有辭而後吉凶



三百五  
之理始明今人捨象而玩辭但求辭之理不求象  
之理淺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者爻之九六也九六相推故生變化不然則  
一卦止爲一卦而已變化從何而生何謂變化柔  
爻動而變爲剛剛爻動而化爲柔一卦爲六十四  
卦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也白雲郭氏曰易  
稱剛柔皆指九六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易言吉凶在人則爲失得易言悔吝在人則爲憂  
虞聖人觀彖爻有失得之象則係以吉凶之辭觀

彖爻有憂虞之象則係以悔吝之辭君子玩吉凶  
悔吝之辭則見所謂失得憂虞之象也上文止言  
明吉凶而不言明悔吝蓋吉凶既明則悔吝亦明  
矣舉重以見輕也紫陽朱子曰吉凶悔吝者易之  
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  
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  
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  
也又曰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又曰過便悔不  
及便吝悔屬陽吝屬陰亦猶驕氣是盈吝氣是歉  
也節齋蔡氏曰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  
失而至得矣此言上文觀象係辭明吉凶之義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柔變而為剛進之象也剛化而為柔退之象也剛屬陽而明晝之象也柔屬陰而暗夜之象也然有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未有常進而不退常退而不進者也有晝則有夜有夜則有晝未有常晝而不夜常夜而不晝者也是故剛雖晝之象退而化為柔則夜之象也柔雖夜之象進而變為剛則晝之象也通乎晝夜進退之道則知剛柔變化之道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本三畫自下而起初畫為下冉畫為中三畫為

上重而六之則各分上中下是故初動則與四應二動則與五應三動則與上應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伊川程子曰三才以物言三極以位言愚謂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不但謂六位之先後也爻之辭謂六爻所言吉凶悔吝也居以位言安謂安其分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平菴項氏曰虞翻本序字作象以與

下文合似不必爾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謂卦象之不變者變謂六爻之變者玩謂觀之詳與翫字通用觀則一見而決翫則反覆而不捨審諦之至也君子平居無事之時則觀其象而熟翫其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動而將有為將有行則觀其變而熟翫其占以考其所占之吉凶蓋其動靜之間舉無違理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或曰觀象翫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如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

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右第二章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白雲郭氏曰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蓋兼聖賢言之

豕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豕者每卦之下豕辭也爻者每畫之下爻辭也象謂一卦之全體豕指全體而言變謂九六之一節

爻指一節而言國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殺烝韋耀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俎凡禘郊皆血腥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殺烝體解節折升之俎也謂之折俎愚謂易中所謂豕乃是象之全體亦猶禘郊之全烝故豕字與象字相似而字皆從豕易中所謂爻乃是象之分體亦猶燕饗之殺烝後人加肉於爻下而為肴字蓋別於易也諸說惟東坡蘇氏曰爻折俎也實得古人稱爻之義及論豕之義乃云豕者豕也則於豕之外添出一豕矣象雖豕屬

然非豕也或謂豕為六牙象則無問其六牙不六牙畢竟豕即是象或又謂豕形如豕則豕又非象矣至謂豕九竅唯鼻不具而其尾甚長夜欲寐則返其尾以遮鼻夫返尾室鼻此雌也周禮有雌彘詎可以周禮之雌為易之豕哉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吉凶言失得之大不若悔吝之小悔吝言疵類之小又不若無咎之善無咎者本亦有過以其善能補是以無咎聖人嘉其能而許之以善蓋開其遷善之門也誠齋楊氏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

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吝之有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分別也位六爻之位也位有上有下在上為貴在下為賤以初上分別之上貴而初賤以三五分別之五貴而二賤以二四分別之四貴而二賤爻之貴賤以位而分別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六爻

蓋皆有位也或謂初上無位謬矣

齊小大者存乎卦

陽為大陰為小陰卦多陽以陰爻為主陽卦多陰以陽爻為主如復姤之類是也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也紫陽朱子曰齊猶定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善為吉惡為凶辨猶明也爻之吉凶非辭莫明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平菴項氏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微焉

百五十一  
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者皆可辨也此  
而不悟聖人亦未如之何也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

憂者憂其將然也未有吝悔而先為之憂也既憂  
之則不至悔吝也介猶界限之界謂交物之際截  
然自守不陷於凶咎之途也與豫六二介于石允  
九四介疾有喜之介同或曰介纖芥也謂小小疵  
病耳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者動而不安也咎譴責也悔謂能見過而內自  
省也震動而不安則幡然自改亦足以補其過矣

又何吝之有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卦以陽爻之大者為  
主則其辭平易如復如謙之類是也卦以陰爻之  
小者為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如夬之類是也各  
指其所之者隨其時之所值而命之辭其辭則各  
指示其所向而使占者得以知所適從也漢上朱  
氏曰之者動爻也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  
之辭正指之卦之義占筮之法蓋本諸此

右第三章紫陽朱子曰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謂易之書也準猶齊平而無毫釐高下之差也  
 天地之道即易之道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如  
 此易亦如此故曰易與天地準唯其與天地準故  
 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彌綸其道漢上朱氏曰九準  
 陽六準陰伊川程子曰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為倫  
 在絲為綸彌綸徧理也紫陽朱子曰彌如彌縫之  
 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觀視也察視之詳也幽陰之不可見者也明陽之  
 可見者也幽明之故謂陰陽之所以然也聖人何  
 以知之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知之

也天在上屬陽而明故言文其文可以仰而見故  
 言觀地在下屬陰而幽故言理其理亦可以俯而  
 知故言察以者用也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  
 也紫陽朱子曰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  
 北高深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  
 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  
 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  
 也平菴項氏曰伏羲之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  
 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為奇偶之  
 畫以準之使萬物之情皆以類從而天文地理遂  
 與人事物情相通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死生有說乎曰有說可知之乎曰可知何以知之  
曰原始反終則知之原始者推原其始反終者於  
其終而反求其始也人能原其始而求其所以終  
又能反其終而求其所以始則知死生之說矣夫  
天地大化雖生生不窮然有生則有死未有生而  
不死者生則氣聚而成形蓋出於大化死則氣散  
而形潰復歸於大化茲萬理之所必然無他說也  
人唯不窮其理故不知其說往往以死爲諱而臨  
終則怖窮理則知其說而視死如歸亦無所怖豈  
以死爲諱哉伊川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

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  
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  
春死生其與是類乎又曰理窮則自知生死之說  
不必以死生別是一道理而求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人爲萬物之靈亦萬物中之一物耳以變對物而  
言則物者有是物也變則無矣人之生也氣聚而  
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爲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游  
則隱而不可見是爲變謂之變則與物異矣伊川  
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亾堅者腐更無物也愚謂  
古人以死者爲物故又爲物化蓋生則爲物死則



為故故即變也化即變之成也在易則爻有等謂之物得乾之陽為陽物得坤之陰為陰物變猶乾變為坤坤變為乾之類是也或以物為太玄之物物音歿非也鬼神之情狀隱顯聚散而已隱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者言之則知鬼神之情自其氣之聚散者言之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也橫渠張子曰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又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又曰動物本諸天以呼

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紫陽朱子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此相似也蓋天地一陰陽也易亦一陰陽也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

莫非陰陽也聖人之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所謂幽明之故與夫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與天地陰陽相似故不違戾其知雖周知乎萬物之情而所以濟天地之用者必以其道故不過差雖有時乎從權旁行亦不至乎廢經而忘返故不流蕩樂天順其理也知命安其分也樂夫天理之自然而知命分之當然則此心與天為徒故不憂安土不懷居也土即地也不擇地而居則隨所寓而安也敦篤厚也安土敦乎仁則已私盡去純乎天理無所往而非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範如鑄金之模範圍如匡郭之周圍曲謂委曲成謂成就天地之化大而無窮萬物微而且衆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此聖人用易以贊其化育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陽也夜陰也有晝則有夜有夜則有晝如前所謂幽明死生鬼神是也通謂通達而兼明之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知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妙而不可測或在陽或在陰故無定方易唯變

所適或為陽或為陰故無定體橫渠張子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右第四章鄭玄虞翻皆以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連解說紫陽朱子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平菴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此四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氣也何以謂之道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之謂道繼謂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而無繼則造化熄矣今也靜極復動則貞而又繼之以元元乃善之長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動極而復靜自元而至於貞則動極復靜而成終矣靜乃天之性也故曰成之者性也紫陽朱子曰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又曰繼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平菴項氏曰一陰一陽

四十九  
猶言一出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氣也陰陽  
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無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  
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  
正也陳北溪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  
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知者莫不均具此性而俱有此善但其氣稟  
不同故其所見亦不同爾仁者之所見在仁遂謂  
此道爲仁知者之所見在知遂謂此道爲知皆一  
偏也至于百姓則日用常行乎陰陽之中無往而

非陰陽之道而莫之或知猶之每日飲食而弗知  
其味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紫陽朱子曰仁者謂  
之仁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是見那收斂處  
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  
收斂醉生夢死而已漢上朱氏曰君子之道則合  
仁與智橫渠張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仁本藏於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如春夏之  
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於外者也  
藏諸用則自外而內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  
所顯之用也鼓謂鼓動萬物而生生不息也不與

聖人同憂者聖人人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能無憂天地之道則不過鼓動萬物而使之自生自成耳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是故語其德則聖人好生天地亦好生天地蓋與聖人同語其心則聖人有憂天地無憂天地蓋不與聖人同圭叔呂氏曰因上文仁智而言天地之大也用即智在天道則不言智而言用智存於心有心得有憂而天道則無心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天地以生物為德以成物為業其德業至盛至大亦無以加矣聖人之德業與天地之德業一也何

謂大業富有之謂也富有者何大而無外物成而靡所不有也何謂盛德日新之謂也日新者何方來無窮物生而與物俱新也天地之德業蓋如此若言聖人之德業則亦如此聖人即天地也天地即聖人也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陰陽相生而其變無窮故曰生生之謂易夫是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為兩儀既生兩儀又生四象既生四象又生八卦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等而上之蓋生生而無窮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成象已成之象也效陳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乾主氣故言象坤主形故言法後章觀象於天即此象也觀法於地即此法也紫陽朱子曰效呈也陳也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又曰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意思言陳出許多物事

極數知來之謂占

數著之策數也窮極其數而知方來是之謂占

通變之謂事

變卦之爻變也通達其變見之於行是之謂事或

言通變或言變通同歟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動靜不可測度是之謂神橫渠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或曰方其撰著之初卦猶未成或為陰爻或為陽爻蓋不可以測度非神而何

右第五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為道也廣大其為書也亦廣大以言乎遠以言乎邇以言乎天地之間無所往而非易以遠而言則其理通行而不禦以邇而言則其理具在目前靜而且正以天地之間而言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焉可謂廣大矣深居馮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天也乾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地也坤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人事也屯蒙而下六十二卦也虞翻曰禦止也遠謂乾邇謂坤天高故不禦也地貞靜而德方故正也紫陽朱子曰不禦無盡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守一之謂專兩闔之謂翕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乃坤之德也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也廣生大生謂乾坤廣大而生生之道無窮也乾天道也無所不包故大坤地道也無所不受故廣大則極於有形之外廣則限於有形之內此乾坤之辨也明道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紫陽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秀巖李氏曰此章專以乾坤言易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配天地謂乾坤之廣大如天地之廣大也變通配四時謂乾坤之變通如四時之變通也陰陽之義配日月謂乾坤陰陽之義與日月之陰陽相似也易簡之善配至德謂乾坤易簡之善與人心之至德相似也至德即中庸之德橫渠張子曰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深居馮氏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復之七日陽之義也臨之八月陰之義也

右第六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所以贊易

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

二卦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至矣乎贊易道之至極而無不盡也聖人本諸天地而作易聖人之德業即天地之德業也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於易見之矣節齋蔡氏曰明其理於內者德也盡易而理益明非崇德歟著其理於外者業也盡易而理益著非廣業歟廬陵歐陽公曰凡有子曰字者皆講師之說也紫陽朱子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人所加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高明莫如天卑順莫如地知欲其高明而不卑汚  
 蓋效天也禮欲其卑順而不高傲蓋法地也紫陽  
 朱子曰人之智識不可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  
 如大學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易則行乎天地之中非謂知  
 崇禮卑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知禮之中也明道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  
 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  
 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而特言易者欲使人  
 默識而自得之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性之成與成德之成同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  
 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  
 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謂之門者道義皆自是  
 而出也誠齋楊氏曰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自  
 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

右第七章平菴項氏曰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  
 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

賾當依紫陽朱子訓雜亂與春秋傳嘖有煩言之

噴同擬比度也天下之物亦眾矣蹟則雜亂不一未易見也聖人有以見之而比擬卦畫有健順陷麗動入止說之形容則象其物之所宜而名之是故謂之象如乾陽也乾之三畫純陽而其性健則其象宜以為天坤陰物也坤之三畫純陰而其性順則其象宜以為地震亦陽物震之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則其象宜以為雷巽亦陰物巽之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則其象宜以為風如說卦所列者是也環溪吳氏曰苟明乎象則天地之大可坐而窺鬼神之奧可默而知聖人之已言者可曉然而無疑其未言者可以類而推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事亦多矣不動則不見也會謂理之所聚處通謂理之無礙處典禮謂法度之常而天下通行者也聖人之作易既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其係六爻之辭以斷吉凶亦莫不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前言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乃指彖辭明則使人有所知而不昧也此言係辭焉以斷其吉凶乃指爻辭斷則使人決于行而不疑也紫陽朱子曰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其虛也典禮只是常事猶言常禮常法

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則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通而後可以行典禮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阻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甲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個合行底却是通處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唯能見天下之賾故能言天下之至賾聖人唯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之至動天下之物

雜而不一可謂賾之至矣聖人於易象言之則犁然當心蓋不可惡也天下之事變而不常可謂動之至矣聖人於易爻言之則井然有條蓋不可亂也惡烏故反紫陽朱子曰惡厭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前云言天下之至動謂易此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謂人擬議猶言此評謂裁度其當否使合於理也擬於未言之先則其言合乎理而無失議於未動之先則其動合於理而無差是故聖人之於易也設此卦觀此象擬其形容而後係之以言議其時位而後斷之以動所以成易道陰陽變化

之功而與天地參也或曰前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伏羲作易之事此言擬議以成其變化乃文王用易之事卦爻之陰陽變化出於伏羲之畫故言生文王以辭述而成之故言成紫陽朱子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謂戶之動發於樞矢之動發於機言行乃君子之樞機要當慎其所發發而善則榮發而不善則辱由身而加乎民自邇而見乎遠極其至則動天地不可不慎也君子比鶴出其言釋鳴字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即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義紫陽朱子曰鶴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乎言行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謂君子之出處語默其迹雖或不同其心則同無往而非道也金乃至堅之物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金蘭乃芬香之物同心之言相合則似之愈久而愈不厭二人指九五與六二九五之陽在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六二之陰在下有或處或默之象出處語默即先號咷後笑之義二人同心斷金臭蘭即相遇之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謂君子過慎之至所以無咎也物無問厚薄輕重自其苟且者為之則舉是物置諸地而安斯亦可矣今又以茅藉之又何咎之有薄莫薄乎茅重莫重乎藉茅之為物雖薄用之以薦藉則可重也當知薄在物可重在人用之輕則輕用之重則重亦在人用之何如耳慎守斯術推而行之於事其亦無所失矣物薄釋茅義用可重釋藉義無失即無咎義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於慎則無所失故無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謂君子重厚之至而能以其功  
下人所以有終也夫好高好勝人之常情其能謙  
者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有勞而不自伐以為勞  
有功而不自德以為功重厚之至也德言其盛也  
今也有功而不德可謂德之盛矣禮言其恭也今  
也勞而不伐可謂禮之恭矣致極也存位猶乾九  
三之存義致恭以存其位謂禮極其恭所以存其  
分義而不敢踰越非謂保其祿位而強為之謙也  
有功釋勞字不伐不德釋謙義存其位即有終之  
義伊川程子曰致恭者所以存其位如言為善者  
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乎厚齋馮氏曰不

德者即有德色之德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紫陽朱子曰此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  
出也孔氏正義云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  
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童溪王氏曰知聖人  
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  
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  
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  
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  
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謂君子之修身謹行必先謹夫言語則無咎也合意以謀之一言而漏之利未加于民而適足以產禍召亂則其亂之所生也豈非言語以為階乎為君而言語不密則禍及其臣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為臣而言語不密則自喪其身鄭雍糾之死是也大抵幾微之事不密則禍從口出而其害立成是以君子之慎密也不惟其身不妄動言語亦不妄發也誠齋楊氏曰唐高宗

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告竇太后願出臣章宣示左右此臣不密則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釋解六三爻義謂小人處非其位而自招其害也聖人作易以盡情偽而盜之情偽亦知之故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董仲舒曰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

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愚謂負者以身負物物貴而身賤故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以身乘車身尊而物卑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君子之器非小人所當乘也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不可慢也下不可暴也上慢下暴則盜亦乘其過惡而伐之矣古之良賈深藏若虛今也輕慢其藏而不能隱密是教語盜賊使取之也古之賢女不事華飾今也天冶其容而怪服異裝是教語淫者使犯之也是皆有以招之也招謂自召之也藏去聲

右第八章紫陽朱子曰此言卦爻之用節齋蔡

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凡七乃夫子擬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二十字韓康伯在夫易何為者也之上案班固律歷志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伊川程子曰宜在此紫陽朱子遂移在此章之首愚謂陽數奇故以一三五七九為天陰數偶故以二四六八十為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則陰陽流行之次序以五行言之不過一二三四五蓋正數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一屬水其位居北二屬火其位居南三屬木其位居東四屬金其位居西五屬



土其位居中央以五加北方之一則為六加南方之二則為七加東方之三則為八加西方之四則為九復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會而歸於中央則成十或曰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也五六居中天地之中數也以五十有五去其五餘得五十是為大衍之數以五十有五去其六餘得四十有九是為揲著之數虛齋趙氏曰天一生水位乎北地六成之地二生火位乎南天七成之天三生木位乎東地八成之地四生金位乎西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位乎中央地十成之舊說以此為河圖或以為洛書皆無所據其實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者此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四十四字韓康伯本置在再劫而後掛之下紫陽朱子移置在此愚謂天數五指一三五七九之五者皆陽也地數五指二四六八十之五者皆陰也氣有二而行有五二非五不能變化故天數有一三五七九地數有二四六八十五非二不能自行故一三五七九則為天二四六八十則為地也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

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甲陽得乙陰丙陽得丁陰  
 戊陽得己陰庚陽得辛陰壬陽得癸陰五者之陰  
 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  
 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己陰乙陰合庚陽丙陽合  
 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者之陰陽各自  
 相合也天地二十有五謂一三五七九積而為二  
 十五也地數三十謂二四六八十積為三十也總  
 而計為五十有五皆是皆天地之數也一三五七九  
 乃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乃地之五材一生二成  
 一往一來造化功用皆不出乎此故曰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伊川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

用又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  
 數氣之用也紫陽朱子曰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  
 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  
 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  
 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宋咸易辨云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  
 推衍之數愚謂推衍者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  
 二衍而為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

三太陽四衍而為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  
 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為三十六通太  
 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其  
 數五十今日大衍之數五十其殆是乎崔憬曰捨  
 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憬蓋知太極為  
 數之體而不用矣而未知兩儀四象八卦為數之  
 用也鄭武子揲著古法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  
 大衍不盡天地之數何也蓋大極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衍者不及五也又云大衍之  
 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於五十中虛一不用也  
 蓋著四十九合成一圓辟猶渾沌未分乃所虛之

一是其用之本也此易之太極也愚謂太極之一  
 非數也數自此而起是為數之體非數之用故不  
 用不用而虛其一所以存太極之本體而其用則  
 唯兩儀四象八卦所衍之數則其用四十九也聖  
 人用四十九著如下文所云之法掛其一而以四  
 揲之則四其九而為三十六四其六而為二十四  
 四其七而為二十八四其八而為三十二蓋出於  
 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此大衍之  
 數五十而用唯四十有九是為不可易之法蓋不  
 可易者聖人之法可易則非聖人法也分而為二  
 謂以四十九著信手分而為二以置左右也象兩

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者無不象之豈特象兩儀故不實言之也掛懸也掛一者於所分右邊著中取一著懸於前與左右著鼎立而為三也象三者自二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之不特象三才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揲之餘歸併而為一也舊法掛一乃掛於小指間則與扚同矣既有中指兩扚又加以小指則為三扚是五歲之中不特再閏乃有三閏矣蓋掛自掛扚自扚詎可以在前之掛雜於指間之扚哉揲時設及連數之也說文云揲閱持也揲之以四者先取左著四四而數之置於左次取右著亦四四

而數之置於右也象四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紀宜反與畸同奇者所揲四數之餘也歸者歸併而為一也既四四而數左右之著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扚即得反扚者勒也歸奇於扚以象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勒於左手中指外以象三歲一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五歲再閏者三歲一閏之後再積日而再成月則五歲之間又再閏也古者閏法之置起於氣盈朔虛氣謂二十四氣朔謂日月之合朔何謂氣盈朔虛蓋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一晝夜一度

三百六旬有六日則周天而為一朞月之行一晝  
 夜十三度有奇常以二十九日半而與日合故曆  
 法以兩月而置一小盡氣之行常以十五日二時  
 五刻為一氣以三十日五時二刻為一月之氣故  
 朔常不足而氣常有餘併朔虛氣盈計之則一年  
 所餘十一日有奇三而積之則一閏常不及三歲  
 又以其餘計之則再閏常五歲有餘今曰五歲再  
 閏故再劫而後掛者一變之中有五節掛一為一  
 節揲左為二節劫為三節揲右為四節再劫為五  
 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之劫象三歲一閏五節之再  
 劫象五歲再閏是謂第一變也既再劫而象再閏

然後置前掛劫之著於一處而以所揲見存之正  
 策合而為一是為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  
 再劫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  
 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或曰近世有第二第  
 三變不掛之說雖其初揲不五則九再揲不四則  
 八其數亦同然其三變之餘為老陽少陰皆二十  
 七為少陽者九為老陰者十其於陰陽多寡既已  
 乖戾而所謂老陰蓋絕無僅有若用三變皆掛之  
 說則六十四變而為老陽者十二為少陰者二十  
 八為少陽者二十為老陰者四老則陽多而陰少  
 少則陽少而陰多然而陰陽之變各三十二而其

數適平以此論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明矣  
 林至易禘云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  
 八各三六子之象也蓋以六十四變而八分之老  
 陽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  
 陰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能無增  
 損於其間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  
 陰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少陰均二十四而  
 少陽之四益於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  
 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於老陽則老陽  
 二十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  
 一也抑明矣紫陽朱子曰繫辭言著法想別有文

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亦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  
 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皆是  
 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  
 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是可見案韓康  
 伯本此下有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四字參  
 錯于其間朱紫陽移置于天一至地十之後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策籌也即著之莖數也筮法初變掛扚之數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凡三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三而其數九得九與八八通計二十五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四而其數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為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為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之為三百六十則當一期之日數期即暮音基周歲是也日行天一歲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書堯典云暮三百六旬有六日是

也今略其餘舉其成數言之耳若得五與八八或九與四八通計二十一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八而其數七亦乾策也若得九與四四或五與四八通計一十七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二而其數八亦坤策也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為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為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一合之則亦三百六十聖人不書者以乾坤用九六之變而不用七八也七八蓋不變也若併七八與九六合為三十以應乾坤十二爻之數亦為三百六十蓋九六七八皆乾坤之策也或者止認九六為乾坤之策遂以七八為子之策誤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易之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應總稱一鈞為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而曰當萬之數者萬蓋盈數也取其盈數言之不論其餘也若以陽爻之七計之則每爻各四七二十八策積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亦乾策也以陰爻之八計之則每爻四八三十二策積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亦坤策也

合之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乾坤所以為易中之蘊也若併七八與九六合為三十以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易所以言九六而不言七八者九六乃可參兩七八則不可參兩也兼山郭氏曰以畫言之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無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無是畫無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不稱六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九六者有象七八無象



是故四營而成易

是故二字連上文而言也童溪王氏曰營求也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故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為九十焉亦

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愚謂童溪之說是也正義乃云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誤矣先儒皆祖其說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為四營非也因又謂分掛揲扚只可以謂之易未可以謂之變亦非也夫掛揲扚者一是一變分掛揲扚者十有八乃為十有八變若從其說則是一易而十七變矣非十有八變也況歸

奇於劫者再併二掛一揲四則為五營矣豈可以為四營也哉

十有八變而成卦

十有八變者每一度分掛揲劫為一變三度分掛揲劫為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八卦乃三畫之卦小成謂內卦成於下也引而伸之者外卦又成於上則為六畫之卦六十四也觸

類而長之者八卦可伸而為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卦可伸而為四千九十六卦也以四千九十六卦以斷吉凶則天下所能之事畢盡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易之道變化無窮未易見也顯之者辭也顯而可見則幽者闡矣是謂顯道易之德行至簡至易亦可測也神之者數也神而莫測則顯者微矣是謂神德行道之顯故可與酬酢德行之神故可與佑神紫陽朱子曰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佑神謂助神化之功又曰德行以人事言惟決之於鬼神則德行神矣又曰神不能自說吉凶必俟

易始見是易能佑助於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自陰而陽者變也自陽而陰者化也所以一變一化而無窮者道也神者何陰陽不測之謂也豈可以遽知若夫神之所為則可以變化之道而知之何謂神之所為如上文所言著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乃神之所為也紫陽朱子曰變化之道即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字以別上文也節齋蔡氏曰變化之道即下文至精至變之事神即下文至神之事右第九章紫陽朱子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揲

著求卦之法然亦大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策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得其主而用之者各有所主是故用之於言者主乎辭用之於動者主乎變用之於制器以盡創物之智者主乎象用之於卜筮以明龜策之吉凶者主乎占以用也尚主也如漢書尚食尚方之尚是也紫陽朱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且以乾之一爻明之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九則有六九老陽也

六老陰也陽至九而極則變為陰陰至六而極則變為陽此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推之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也

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元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動而有為有行必求之易所為所行有疑必告著而問其所占之吉凶著也受人之命而答之其速如響之應聲無有遠近幽深悉以告人遂使占者前知未來之物易其至精矣乎非聖人不能研其精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紫

陽朱子曰命乃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紫陽朱子曰參伍錯綜皆古語也而參伍尤難曉案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云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云必參而伍之又云參伍不失漢書云參伍其價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參與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故舉以為言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參與

四言三  
角氏多集言作簡傳一  
伍而已也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是交互參  
考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有迭相爲用之意綜  
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如織者之綜索也愚謂著  
無三數五數之法則參非謂數之三五非謂數之  
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不過以分掛揲扚之餘  
數驗過揲之正數一出一入更相考覈以審其多  
寡之實究九六七八以定卦爻之動靜耳參雜也  
伍猶行之成列也筮法初變不五則九再變不四  
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或得五四四或得九八八  
或得五八八或得九四八或得五四八遂成一爻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此所謂參伍以變也如左揲

右揲得四九三十六策而其數九則其掛扚之策  
得一五兩四謂之三少而其數亦九或左揲右揲  
得四六二十四策而其數六則其掛揲之策得一  
九兩八謂之三多而其數亦六或左揲右揲得四  
七二十八而其數七則其掛扚之策或一九一八  
而一四或一五而兩八謂之兩多一少而其數亦  
七或左揲右揲得四八三十二策而其數八則其  
掛扚之策或一九而兩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謂  
之兩少一多而其數亦八此所謂錯綜其數也知  
參伍以變之變而通其變則爻之文在是天地之  
文盡在是矣此所謂成天地之文也知錯綜其數

之數而極其數則卦之象在是天地之象盡在是矣此所謂定天下之象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文者象之未成象者文之已定通變以成文極數以定象易其至變矣乎非聖人不能通其變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世之通于數者論參伍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縱橫皆三五十五也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言之數非易數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人莫不有思易則無思也人莫不有為易則無為

也未有所感則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寂然不動若無與於物既有所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吝之理無有不通者易其至神矣乎非聖人不能窮神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寂然不動易也感之者人也未占之時寂然不動如鑑之明如谷之虛及其占也感而後應遂通天下之故則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有何思有何為乎菴項氏曰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如人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皆同乎人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深蘊奧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不極其深無以研其幾深蓋其體幾蓋其用也紫陽朱子曰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天下之志不一何以通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務至衆何以成之唯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疾則速行則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深就心言在內者也故能通志幾就事言在外者也故能成務深與幾皆言能而神獨不言能蓋神之所為非人力之所能也上文以至精至變與至神並言此以深幾神並言蓋至精所以極深至變所以研幾神則統言易之妙也精也變也深也幾也皆神之所為也紫陽朱子曰通志猶言開物也人所以閉塞者為其淺耳深則能開通之矣又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平菴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唯深唯幾唯神易之用也物情難盡唯精於

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係其辭故雖深而無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唯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無不察也至於神則無所用其力矣或指精變深幾為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即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即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又重言之蓋總此章所言之意紫陽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

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覆明上文之意復以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平菴項氏曰自將有為以下專論尚其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也右第十章紫陽朱子曰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愚案韓康伯本此下有天一至地十二十字紫陽朱子連以天數五至行鬼神也



四十字共移置於大衍之前秀巖李氏雖依朱子以天一地二與天數五合而爲一却仍依康伯置於此章之末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何爲問辭如斯荅辭讀易者不知聖人所以作易之意則徒爾玩其辭耳夫聖人作易何爲而作也蓋將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聖人之意如是而已開物謂物理未明易則明之成務謂事體未定易則定之冒天下之道謂天下之理無不包括於卦爻之中也伊川程子曰開物者燭理也成務

者適變也紫陽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又曰易之爲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說逐卦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覆冒其中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皆包罩在此隨取隨得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以用也易能開物故聖人用以通天下之志易能

成務故聖人用以定天下之業易能冒天下之道  
 故聖人用以斷天下之疑紫陽朱子曰聖人作易  
 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此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

著用於卦未定之先故其德圓卦成於著已定之  
 後故其德方著之德圓象天天數用九而體七七  
 七則五十而虧一卦之德方象地地數用六而體  
 八八八則六十而盈四神謂其知來知謂其藏往  
 也六爻之義各有所取蓋隨其時位也易者變也  
 貢者以吉凶告人也圓而神所以能通天下之志

方以知所以能定天下之業易以貢所以能斷天  
 下之疑嵩山晁氏曰易字陸音容易韓音變易今  
 從韓誠齋楊氏曰貢者獻也書云佯來獻卜是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曰洗心曰退藏於密則聖人此心無一塵之累矣  
 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則聖人此心不勝其憂焉何  
 也曰著之德圓而神天下之志通矣卦之德方以  
 知而天下之業定矣六爻之義易以貢而天下之  
 疑斷矣聖人遂以此洗心滌慮而無思退藏於密  
 而無為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無事則潛  
 心淵默寂然不動人莫能窺及其有事則其神知

之用又隨感而應故曰吉凶與民同患當知無思  
 無為寂然不動者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民  
 同患聖人即易易即聖人其道一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來謂將來之事著之神則無不知之往謂既往之  
 事卦之知則無不藏之聖人之神猶著之神也聖  
 人之知猶卦之知也所以知來所以藏往與著卦  
 一也或曰藏往之藏當作識與大畜象辭多識前  
 言往行之識同蓋因上文退藏之藏遂訛為藏少  
 梅鄭氏曰圓者運而不窮可以逆知來物方者其

體有定可以識於既往紫陽朱子曰神以知來如  
 明鏡然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現在有底事  
 都識得愚謂藏與識頗相似識誤為藏恐或然也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其孰能與於此哉問辭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  
 不殺者夫荅辭也聰明謂耳目無所蔽睿知謂心  
 志無所疑惑殺者武之事武則必殺今言不殺者  
 聖人之聰明自足以通天下之志聖人之睿知自  
 足以定天下之業其斷天下之疑則神武之決也  
 又何假乎著卦之占亦猶古者神武之君威服天  
 下而不假兵之血刃也紫陽朱子曰神武而不殺

得其理而不假於物之謂或曰聰明叡知神武而

不殺蓋古語而孔子援以贊聖人之大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之道謂天理之自然民之故謂人事之所以然  
聖人洗心退藏于密是以明於天之道吉凶與民  
同患是以察於民之故神物謂著也以其前知故  
稱之曰神物明天道遂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遂  
知民之必用而不可不有以開其先而前用之也  
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古人之祭也  
七日戒所以遠夫外物之干也三日齋所以專夫

一念之敬也其於卜筮也亦然今日聖人以此

戒以神明其德夫其德謂著之德也神明謂神

明之在乎聖人也占者能以敬心求著有如聖人

之齋戒則著也受命如響無有不應者矣不然則

著乃枯草朽莖何神物之有紫陽朱子曰著龜靈

物也雖聖人亦必神明其德者必齋戒而後靈不

齋戒則不靈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戶一而已闔之闔之則二陰陽之動亦一氣耳靜

則氣入萬物皆由之而入此闔戶也動則氣出萬

物皆從之而出此闔戶也戶之闔猶坤陰之靜故

曰闔戶謂之坤戶之闔猶乾陽之動故曰闔戶謂之乾先言坤之闔者由靜而動也人之呼吸必先闔而後闢亦陰陽之義也伊川程子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又曰闔闢往來見之鼻息橫渠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闔已則復闢闢已則復闔一闔一闢而互換故謂之變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往來循環而不窮故謂之通見謂陰陽之發見陰陽初發見乃謂之象形謂陰陽之有形陰陽既有形乃謂之器因陰陽之全體裁制而用之以昭示天下故謂之法即陰陽之妙以利民生之日用使之出乎此入乎此民咸用之由於其中而莫知其所以然故謂之神白雲郭氏曰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闔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於戶之可見則曰法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於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無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為神也如

是則一戶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無他焉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黃帝堯舜之治不過如此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易無體而有至極之實理故曰易有大極唯實故有唯有故生是以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原夫兩儀之未生也是為大極渾渾淪淪一而已矣逮夫動而生陽為陽畫之奇靜而生陰為陰畫之耦則陽一陰二是為兩儀儀也者一陽一陰對立之狀也爾雅云儀匹也謂其陰陽相並也自兩儀而上每畫各生一奇一耦則太

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是為四象自四象而上每又各生一奇一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為八卦合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即大衍之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數四十有九者存太極本體之一而用兩儀四象八卦之四十九也自漢唐諸儒論大衍之數者莫不知五十去一為太極之本體但兩儀四象八卦之用數則無一語及之徒知其體不知其用何哉蓋索之高遠而不復近思之爾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夫易之為書六十四卦具乃可以占吉凶何為獨言八卦也平菴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其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謂六十四卦夫吉凶乃易之占辭何為生大業也橫渠張子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而大業生若無施不且則何業之有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法象莫大乎天地而易之法象與天地同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與四時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易之懸象著明與日月同易也可謂大矣雖然作易而非有聖人之位亦不足以為法於天下用易而非有聖人之德亦不足以為利於天下故繼之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如十三卦所陳者是也紫陽朱子曰立下疑有關文節齋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四十六  
疊者莫大乎著龜

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幽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者推而極之也賾非探而不出故以著龜鉤之遠非致而莫至故以著龜致之凡物象之賾隱事理之深遠著龜皆探索之鉤致之故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疊疊詩崧高云疊疊申伯鄭氏箋云勉也爾雅亦訓勉音尾疊疊猶勉勉大抵有疑而莫能決其心必怠得卜筮以決之而吉凶既定自然加勉則其所以疊疊者是卜筮成之也聖人何與焉故於莫大乎聖人之後又繼之曰莫大乎

著龜著爲筮龜爲卜易之筮止用著而兼言龜者古人占事則著龜並用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是也秀巖李氏曰莫大乎著龜古本作莫善乎著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前云是興神物獨指著而言蓋承上文著之德此云天生神物乃指著與龜並言蓋承上文莫大乎著龜此二物皆能前知故皆謂之神物孰生之天生之也則之者以之爲法也後云河圖洛書亦皆神物也故皆言則之則之者或曰著龜並生於上蔡著草叢生百莖半之則應大衍之數五十龜背



之文中間五段兩旁四段周圍二十四段腹之文  
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衍虛一不用  
而用四十有九之數蓋皆神物也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謂四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  
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倣效天地之  
變化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天垂象謂日月也日月往來有盈昃薄蝕循其度  
則吉失其度則凶此天之垂象以見吉凶也聖人  
作易而示人以吉凶蓋象之而已象者像也天地

變化有理可測故言效日月往來有象可見故言  
象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如因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  
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非圖書有天生  
之數而聖人就取之也關子明以五十五數為河  
圖四十五數為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圖之數四  
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為是劉為非其  
實皆不然案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玉  
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  
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

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卦畫耳初無所謂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易固有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四十五數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而上列二四下列六八分布而為九宮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在易則聖人無一語及之蓋非易數也河圖之說禮運亦嘗言之不過曰河出馬圖而論語亦嘗言之不過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並無所謂數之五十五與四十五洛書之說則他經無所見孔安國注洪範乃以為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愚案禹貢但言導洛不魯言洛之出書安國亦何所據而有是說耶夫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作易之聖人蓋伏羲也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也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是伏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謬乎夫孔子兼圖書二者並言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已與孔子之說大相戾況書所謂天錫禹洪範九疇蓋未嘗謂錫以洛書安國之徒乃謂洛書有九數疇之數亦九遂肆其說謂禹得洛書而敘九疇何其妄耶彼既以洛書為數九而

四百四  
歸之禹於是以河圖爲十數而歸之伏羲吾不知  
河圖洛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曷從而知之而圖之  
數十書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蓋皆出于緯書也  
緯書不經牽合附會怪誕之甚漢儒多習識緯之  
學其爲義疏往往採諸緯書自其有九篇六篇赤  
文綠字之說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  
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所附者  
豈不甚可笑哉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  
言之數非易數也南軒張氏曰鄭康成溺於緯書  
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爲八卦  
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者示之以象而使人有所見也  
係辭焉所以告者告之以辭而使人有所知也定  
之以吉凶所以斷者吉凶既定而使人有以決其  
疑也橫渠張子曰吉凶變化進退剛柔易之四象  
歟白雲郭氏曰自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  
又非別章疑其錯簡侯果曰四象謂神物也變化  
垂象也圖書也愚謂橫渠之說如此白雲之說又  
如此則易有四象以下當在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之下侯氏之說非也

右第十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於係辭傳凡三言之此則兼言所乘所應皆發明文王言外之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則不悖於理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於人是以人助之爻但言天此又兼言人天人蓋一理也當大有之時六五以柔德居中而在下眾陽皆助之以其信也上九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雖在外

而乃心未嘗不在君是思乎順也順則天助之矣九三賢人也上之應在三又與之同德相尚故曰又以尚賢也其德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紫陽朱子曰在此無所屬或是錯簡橫渠張子曰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白雲郭氏曰當在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集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下篇七爻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天祐之同宜從郭氏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說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以記言言有餘則非書之所能記言以達意意有餘則非言之所能盡達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曰可見聖人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默會其意所以盡也夫聖人之作易設卦觀象然後係之以辭卦在是則象在是象在是則意在是矣意者心之所向而寓於象者也情實也偽妄也偽則不情情則不偽入之情偽萬端非言可盡設之以卦所以盡情偽也係之以辭所以盡言也變而通之則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其用不窮足以盡其利矣鼓之舞之則有以成天下亶亶而其妙莫測足以盡其神矣立象設卦係辭此聖人作易之事變

通鼓舞此聖人用易之事王弼輩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也或曰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疑是古語次言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設問之辭以下是答辭紫陽朱子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之義與論語緼袍之緼同衣中之綿絮胎是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謂乾坤緼於易六十四卦之中  
 非謂易緼於乾坤兩卦之中也易之中所緼奇耦  
 是也奇為九耦為六凡九皆乾凡六皆坤六十四  
 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為奇者百九十二皆乾畫也  
 為耦者百九十二皆坤畫也以每爻三十六策積  
 之則六千九百一十二皆乾策也以每爻二十四  
 策積之則四千六百八皆坤策也合之則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無非皆乾坤之策茲非乾坤為易之  
 緼乎其中矣易之所以為易者乾九坤六之變易  
 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故九六毀而不成列則無

以見其為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九六兩者之用  
 息矣乾坤未嘗毀亦未嘗息特以爻畫之九六若  
 不成列則無以見其變易之理爾下篇云剛柔者  
 立本者也本即緼之謂也前言易行乎其中此言  
 易立乎其中立與行同歟異歟曰立者體也行者  
 用也紫陽朱子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  
 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  
 又曰毀謂卦畫不立易只是陰陽卦畫若無此卦  
 畫豈復更有易乎誠齋楊氏曰二篇之策凡陽爻  
 百九十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二皆坤之六  
 也平菴項氏曰凡係辭之稱乾坤即奇耦二畫也

乾純於奇坤純於耦故例以乾坤稱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道無形故曰形而上者器有形故曰形而下者如  
卦有上下之體爻有剛柔之質皆形而下者其理  
則道也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器亦道也道亦  
器也道器蓋未嘗相離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  
之則謂之變推廣而流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則謂之事業前章云一闔一闢往來不  
窮天地之變通也此云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

之變通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紫陽朱子曰重出以起下文郭京曰誤增夫象二  
字東萊呂氏曰是故夫象四字衍文節齋蔡氏曰  
夫當作爻象即卦爻即辭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能極天下之賾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故能鼓天下之動賸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易不變則奇耦乃死象故化而裁之則在乎變變而後通故推而行之則在乎通易道固神矣神而明之則在乎其人若夫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又在乎人之德行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聖人以易道舉而措之天下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聖人以易道存之於一身也

右第十二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其象聚在乾坤之二

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周易繫辭傳俞氏集說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俞氏易集說繫辭傳下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三畫之卦也列而為八則一卦有一卦之象  
 蓋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間所有  
 之象無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謂伏羲既畫八  
 卦又因而重之則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八而十六  
 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也爻在其中謂  
 三百八十四爻皆在其中也伏羲畫卦自下而起  
 其始畫也惟一奇一耦再畫則於一奇一耦之上  
 又生一奇一耦第三畫亦然於是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然成列及其重為六十四則乾居八之一兌居八之二離居八之三震居八之四巽居八之五坎居八之六艮居八之七坤居八之八又皆成列而各有次序無非理之自然也方其畫時雖出於聖人之手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秀巖李氏曰言因而重之則重卦非文王明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謂爻九六剛柔相推則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變無不在其中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繫辭焉以命之謂卦爻之下繫之以辭而告人以吉凶悔吝也動謂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或曰動謂所變之卦左氏以動爻為占者是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生於爻象之動吉一而已而凶悔吝居其三則人之動也可不慎乎夫吉凶悔吝四者皆辭之所命也占者由所命之辭而動則動罔不吉不然則凶悔吝之三者隨至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

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一剛一柔而

三百六十一  
已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也乾九坤六是以易之本立易非九六則以何者為之本  
變通者趣時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道也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趣與詩械樸左右趣之之趣同毛氏傳云趣趨也正義云卦既總主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趣其所宜之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何以勝之曰貞則

勝之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也前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動則有吉有凶今也固守以正而不妄動則動固不吉何凶之有觀去聲古換反示也天地之道正所以萬古常示日月之道正所以萬古常明也人苟能正道固守而不貳以二則萬事萬變紛紜乎其前亦莫之能亂不然何以制天下之動哉白雲郭氏曰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貞夫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三百六十二  
確然健貌墮然順貌乾之德動而健故確然而示  
人者易坤之德靜而順故墮然而示人者簡示人  
即貞觀之謂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者何謂上文乾坤之所示也易六十四卦皆有  
所示不特乾坤也乾坤既有所示爻蓋效此所示  
者也象蓋像此所示者也紫陽朱子曰此謂上文  
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  
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

爻象動乎著策之中吉凶見乎辭命之際故謂爻  
象爲內吉凶爲外變謂爻象之變辭謂吉凶之辭  
易之功業由變而見聖人之情因辭而見欲知聖  
人與民同患之情但觀聖人之辭紫陽朱子曰業  
似吉凶生大業之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天地之德爲大德聖人  
位乎天地之中而贊天地之化育故天下以聖人  
之位爲大寶釋文仁作人注云王肅卞伯玉桓玄  
明僧紹本作仁嵩山晁氏東萊呂氏皆從釋文紫

陽朱子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  
 衆罔與守邦秀巖李氏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  
 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而非始於王肅矣愚  
 謂以此章上下文義詳之當依釋文作人守位以  
 人大學所謂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聚人  
 以財大學所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也理  
 財謂甲者還甲乙者還乙不可不理也正辭猶言  
 正名蓋謂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不可不正也禁民  
 爲非謂制爲法令使民不敢悖理而爲非也義宜  
 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而得其宜此所謂義也夫  
 財者利也聖人不曰生而已聖人之德不過順天

地之生而已位者生生之主也人者求其生生於  
 我者也財者生生之本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又  
 所以全其生生之道也

右第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  
 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即伏羲也包音庖字本又作庖按世紀云始  
 取犧牲以供庖厨故號包犧氏上古茹毛飲血包  
 犧則教民火食也孟京本作伏羲夫伏羲以前未

有文字為政則結繩而已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俯仰之間天文地理之宜如日月星宿鳥獸草木昆蟲之類無所不觀又自一身至於萬物若近若遠無所不取於是始為之畫而八卦作焉八卦者伏羲氏之心畫也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其實只是八卦故兩離相遇而文王名之曰益在伏羲則震下巽上而已震離相遇而文王名之曰噬嗑在伏羲則震下離上而已它卦皆然太玄云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安定胡氏曰言鳥獸之文者蓋東方之宿為蒼龍南方之宿為朱

雀西方之宿為白虎北方之宿為龜蛇紫陽朱子曰王昭素云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節齋蔡氏曰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故曰類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罔古文作网伏羲作結繩為網罟以教民佃漁佃以取鳥獸於山林漁以取魚鼈於川澤使民有肉食鮮食之利也離謂重離說卦以離為日月相麗而虛其中有結繩而為網罟之象以一陰離乎二

陽之間言之即鳥獸魚鼈麗乎網罟之象伏羲結繩為網罟為佃漁之用蓋取諸重離也紫陽朱子曰蓋字有義愚謂蓋取諸三字乃孔子以意逆志之辭謂古人制作無一不與易合非謂伏羲因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也白雲郭氏曰包犧之時未有犧牲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有網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有取於離故曰蓋取諸離漢上朱氏曰網舉網紀通言罟止言其紀也少梅鄭氏曰巽繩離目兩目相連結繩為之罔罟也離為雉佃也巽為魚漁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炎帝為耒耜耕耨以教民粒食故號神農益之為卦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也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有耒耜之象耜耒首耒耜柄斲木以木之銳者因而削之為耜今人加以鉄謂之犁頭揉木以木之曲者因而揉之為耒今人謂之犁衝神農氏之時民厭食鮮食遂教民耕耨而民獲其利蓋取諸益益之名出於文王而神農之時益之名未立也蓋取諸益者謂神農作耒耜蓋有取於益卦非謂神農必按益卦之象然後為耒耜也神農之時震下

巽上之卦雖未名之曰益而耒耜之利蓋有益之義也王昭素曰耨字諸本或作耜乃合文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下震動上離明離明在上日中之象震動於下為致民聚貨交易於市之象日中者大明當天而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萬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天下之民各處其方何以致之天下之貨各產其地何以聚之今也日中之時為市則遠近之

民皆得以相及而貨雖不一亦可坐而致其聚也神農氏為交易之法使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退而各得其所則無有餘不足之患也其所以致而聚之者蓋取噬而嗑之之義嗑合也聚而交易合之象也借噬為市猶履言禮音相似也後世古法多做此括蒼龔氏曰其序與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同少梅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道  
 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  
 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  
 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不然則民皆以為紛  
 更安得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所以然者神也以漸  
 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  
 之也不然則民皆以為不便何宜之有易無有窮  
 也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久則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乾用九六爻俱變則為純坤坤用六六爻俱變則

為純乾義農之時人文未著世未知有禮黃帝堯  
 舜化天下以禮而使民宜之遂垂衣裳以示天下  
 蓋取諸乾坤九六之變而衣上裳下蓋取乾尊坤  
 卑之象也或曰自此以下如舟楫牛馬皆通變宜  
 民之事而特以衣裳為先者義農之後人害固已  
 消食貨固已足衣則鳥獸之羽皮而斯民耳目猶  
 塗於聞見未識所謂尊卑上下也上之人無以示  
 而教之則强弱相陵鬪攘爭奪與禽獸何異於是  
 黃帝堯舜體乾坤之象示人以衣裳之儀一上一  
 下不可顛倒一尊一卑不可紊亂使黎民皆觀感  
 而化不唯得其宜且知有禮而不至於陵僭則名

分正而民志定此天下所以治也正義云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故連云黃帝堯舜熿渠張子曰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故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凍水司馬公曰聖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變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無爲而治也能無爲而治者無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雲間田氏曰衣六幅裳十二幅而乾坤奇耦之畫備矣翁庶善曰乾之數極于九故王之司服九章坤之數終於六故后之司服六章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渙下坎水上巽木中互震動木動於水上有舟楫之象舟即船之異名剡木爲舟因其木之長大中空遂剡剔之以爲舟也剡木爲楫因其木之纖長而上銳遂剡削之以爲櫓爲槳通謂之楫也楫以進舟舟以載物爲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而民得其宜蓋取諸渙黃帝堯舜之時渙之名亦未立不過坎下巽上而已蓋取諸渙者謂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蓋有取於渙卦之義非謂黃帝堯舜必案渙卦之象而爲舟楫也紫陽朱子曰致遠以利天下疑衍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

而化然道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唯夫舟楫之利  
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拭目觀化天下  
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下震上兌上六兌之陰爻牛也初九震之陽爻  
馬也互巽為繩互艮為手所以服乘之也上古牛  
之鼻未穿馬之首未絡至是始服乘之以之引重  
致遠以利天下則動作行止皆隨人意而民得其  
宜蓋取諸隨夫舟以濟川車以行陸皆百姓日用  
之所利者舟車之作舟易而車難故舟先乎車古  
者大車駕以牛後世以其優於引重因用以耕小

車駕以馬後世以其優於致遠因用以騎厚齋馮  
氏曰大車牛駕之載物而重者也小車馬駕之載  
人而輕者也牛曰服馬曰乘其實皆駕車之稱牛  
馬行而車隨之所以引重而致遠故取諸隨嵩山  
晁氏曰服字說文作備音備愚按史記鄭世家周  
襄王使伯鞞請滑春秋左氏傳乃作伯服鞞與服  
通廣韻鞞有兩音一音服一音備鞞但音備不音  
服釋文云一本無以利天下四字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下坤上震坤為闔戶互艮為闕重門之象也震  
動而有聲之木互艮為闔人擊柝之象也互艮為

盜暴客之象也舟車既設川陸既通民雖獲其利然暮夜之際暴客亦可得而至矣不可不豫為之備也於是禦之以重門警之以擊柝而使民宜之蓋取諸豫柝夜巡所擊之木亦作櫟今呼為柝子周禮野廬氏聚櫟鄭玄云擊柝以宿衛之也漢書作柝馬融云兩木相擊以行夜白雲郭氏曰豫之一卦本無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無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下艮上震震動於上艮止於下為杵臼之象

民既粒食矣又教之為杵臼之利治米此乃小有所過而民用以濟者也蓋取諸小過希道耿氏曰暴客不至而居者安可以治粟矣少梅鄭氏曰兌金斷巽木斷為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為臼也坎陷也曰之象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下兌上離兌屬西為刑殺離為戈兵此弧矢威天下之象也始者重門擊柝不過待暮夜之暴客耳然有甚於暴客者則非弧矢不足以服之於是弦木而為弧剡木而為矢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南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

杵臼以治粒食而無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而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少梅鄭氏曰離為絲坎為弓弦木為弓也兌金剡木而銳之剡木為矢也平菴項氏曰互坎為弓兌為上弦離為兵而麗於上此弓矢之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下乾上震皆木也棟屋脊標也宇屋椽也棟直而承上故曰上棟宇垂而覆下故曰下宇詩七月蟋蟀在宇毛氏傳云屋四垂為宇震之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上棟之象也乾三陽在下而

相比下宇之象也乾覆於下而震動於上有宮室蔽風雨之象上古伏羲以前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以避寒而無上棟下宇之安夏則居橧巢以避暑而有震風凌雨之患至黃帝堯舜始易以宮室為上棟下宇之制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聖人之於物有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為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以濟者其利生於已然也以待者其備在於未然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為隱伏葬埋之象也  
 中互重乾之大木棺槨之象也古之葬者未有棺  
 槨不過厚衣以薪葬於中野而已葬藏也劉向曰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顏師古曰言積薪  
 以覆之也不封謂不堆土以為墳也孔子家語云  
 孔子葬於魯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  
 斧高四尺樹松柏而志焉封如字不樹謂不植松  
 柏以識其處也喪期無數謂哀盡則止未有三年  
 之制也後世聖人以送死為大事既為棺以周其  
 身又為槨以周其棺遂過於厚蓋取諸大過前言  
 上古此但言古蓋極遠者云上古其次遠者則大

古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下乾上兌外決而內明後世聖人為書契以代  
 上古結繩之政蓋取諸夬書文字也載之於簡策  
 者也契約也所以合同也以刀刻其言於木者予  
 者執左取者操右彼此各有所據以為驗也上古  
 民淳事簡大事則結以大繩小事則結以小繩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者言有不能記事有不能信  
 則證之以書契也百官以治者官用以為決斷則  
 事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者民用以為明驗則

情盡而不相欺也治謂決斷察謂明驗或曰夫者君子決小人之卦造書契亦以決小人之姦而防其偽也周禮質人掌稽市之書契說文云契約也徐錯曰案周禮司約掌萬民之約大約劑書于宗彝注云大約邦國約也劑即券契也左傳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韓子云宋人得契密數其齒謂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少梅鄭氏曰離為文書也兌金刻木契也平菴項氏曰以乾金為言於內兌金為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以刀決之故為書契之象

右第二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

之事愚謂易象無乎不具非止此十三卦足以制器也天下之器亦多矣十三卦之外豈更無可取之象哉聖人蓋取其要者言之爾希道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為利也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裕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此所以耒耜杵臼言利也交易非不為利也然待舟楫馬牛而後備四方之貨則是交易之利不足言而舟楫馬牛之利大矣此所以舟楫馬牛言利也門柝非不為利也然門柝能保其內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

暴客不能至是則門柝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此弧矢所以言利也獨於舟楫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無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于夬則不通故禘卦之次序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也愚謂易有畫乃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為井巽

下離上而為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謂既謂之像則不過其理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過過則必至於鑿也彖乃一卦之全材爻則分而為六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而著見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則吉凶生於悔吝之小疵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括蒼龔氏曰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坎艮三男陽卦也曷為而多陰三男皆坤體乾交坤而得之也巽離兌三女陰卦也曷為而多陽三女皆乾體坤交乾而得之也陽卦皆一陽而二陰是為陽卦多陰陰卦皆一陰而二陽是為陰卦多陽其所以然者何哉陽卦奇陰卦偶也陽卦奇者震坎艮皆五畫也陰卦偶者巽離兌皆四畫也其德行何也一與不一也陽卦一陽而二陰是謂一君而二民陰多陽少以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

為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是謂二君而一民陽多陰少以二君共爭一民不一也故為小人之道也紫陽朱子曰君謂陽民謂陰

右第四章僅兩節疑錯簡前一節當屬前章後一節當在貞夫一之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以下釋咸九四爻義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何思何慮謂天下萬事萬物之往來甚眾若以思慮為感則是自取其憧憧也如日月寒暑未嘗不往來而其往來也任氣之自運何思何慮又

如尺蠖龍蛇未嘗不屈伸而其屈伸也委形之自然何思何慮天下之理本同歸而殊其塗者自不同天下之理本一致而百其慮者自不一蓋往來者人事之常安能使之不往來但不可加以思慮之憧憧爾若加思慮之憧憧則徒自紛紛然豈咸感之道哉兩稱天下何思何慮蓋甚言咸感之道君子以虛受人無所事乎思慮也龜山楊氏曰易所謂無思者以為無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日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此皆自然之往來非憧憧往來也往者屈來者信屈信相感而生生之不息則其利無窮矣信音伸伊川程子曰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之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又曰近取諸身百體皆具屈信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信

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信之氣生  
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無所斷  
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橫渠張子曰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  
生雜以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也

尺蠖屈而求信龍蛇蟄而存身此皆物性之自然  
也義即易中之義致與大學致知之致同精研義  
理無毫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

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爲崇德之資也精  
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  
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  
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之道不過如斯而  
已故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伊川程子曰前  
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  
後信蓋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而知感  
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奮迅也  
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  
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用也潛心精微積也  
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四台七  
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  
德業也紫陽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  
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又曰精義二字聞諸長  
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  
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  
謂義也精義者精於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  
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  
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  
致用而用無不利也誠齋楊氏曰精於庖者其刀  
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  
與射也何有精於技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

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  
必安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神無方妙而不可測者也化無迹泯而不可見者  
也自精義入神真積力久以至於窮盡其神是以  
知化窮神而知化則從容中道遊于何思何慮之  
天而與天爲一矣茲非德之盛乎故曰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窮神猶言窮理盡性知化猶言至於命  
橫渠張子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  
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又曰窮  
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非智力能強也紫陽

朱子曰此上四節皆以釋成九四文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之六三上有九四如石之當吾前三也非所困而困焉名之辱也必矣下有九二如蒺藜之居吾後三也非所據而據焉身之危也必矣既辱且危奚可動哉動則變為大過之棺槨是死期之將至也妻其可得見耶死期將至古本作死其將至釋文云亦作期橫渠張子曰此明不能利其用也括蒼龔氏曰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況利用乎

紫陽朱子曰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隼者禽也弓矢者公用以射隼者也器謂弓矢人謂公也隼居高墉之上而公用射之此小人處危地而將就擒之時也是時君子之器已成是以動

而無所碍出而有所獲也昔者時未至則君子藏器於身又何敢動今也動而無不利如此謂其成器而後動者也括者結而有所凝之謂伊川程子曰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橫渠張子曰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括蒼龔氏曰解之上六能利用矣況安身以崇德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小人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不見利不勸也不以不義為畏故威而後懲不威不懲也如噬嗑初九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乃小懲而大誡是為小人之福也此以下先泛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以證之與前不同郭京曰動字誤作勸字橫渠張子曰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一小善不足以成君子之名君子之所以成名者

善之積也一小惡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之所以滅身者惡之積也善惡之積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惡小則罪亦小惡大則罪亦大小人以

如噬

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則其罪大而不可解矣家語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其是之謂乎首不稱子曰蓋連上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為位可恒安也所以滅亡者自以為存可恒保也所以禍亂者自以為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通志堂

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位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事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可謂不勝其任矣橫渠張子曰此明不知利用以安身者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之幾與前幾事不密之幾同蓋幾者始動之微吉凶之端先見而未著人所難知者也知幾其神乎謂君子生有定見之明事未著而先已知也衆人皆不知而君子獨先知之不謂之神可乎諂佞也瀆亂也交於上以恭巽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過則為瀆君子當豫之時不屈己以徇人而無上交之諂不屈人以徇己而無下交之瀆其知幾乎衆皆迷而忘返君子則見幾而動何待終日它日吉凶既判果如所料然則君子之不諂不瀆者非其有先見之明疇克爾耶知幾以理言見幾以事言知在內見在外也如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者至重之物定而不動者也君子之不諂不瀆介然自守而如石焉則胸中自有定見若吉若凶一覽即決何待終日柔指六五剛指



九四豫之時九四之剛上逼六五之柔而威震主矣衆人所不察君子獨先知之豈非先覺之賢乎君子知今日之微如是遂知它日之彰必如是知今日之柔如是遂知它日之剛必如是此君子先有定見之明高出衆人之表是乃萬夫之望也望與詩彼都人士萬民所望同叶韻音亡或曰豫之九四恐亦不至乎僭叛聖人豫防之爾如坤之初六方言履霜便言堅冰至易之爲戒例如此也橫渠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也伊川程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又曰斷別也其判別可見也紫陽朱子曰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或

問朱子曰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勿令如此便是知幾進齋徐氏曰上交交於三也下交交於初也當豫之世四爲權臣三比而初應之皆權臣之與也二之於四本無係應以位在初三之間所比非人易爲所累一或不謹而諂瀆焉則陷於逸豫不能見幾而作矣括蒼龔氏曰豫六二知幾神之事也非精義不足以明之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殆將也庶近也聖人知幾賢人則近幾耳聖人無過故無不善賢人則或有過故猶不善但賢人有不善則未嘗不知知之則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過蓋近道矣如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則顏子其殆庶幾乎東坡蘇氏曰世所以不食鳥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鳥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括蒼龔氏曰復初九殆庶幾所謂精義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也男女構精謂六子

陰陽之合也萬物化醇謂氣化者也皆二而一者也如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致一也男女即是六子非真謂人之男女若以為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上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括蒼龔氏曰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位正身安而後動則動無不與心平氣和而

四百廿  
後語則語無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則求無  
不與君子修此三者故處世得以全身而遠害也  
乃若危以動則無黨與懼以語則無應援無交而  
求則誰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而至  
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  
九之位不正只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  
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又可知矣  
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烏得不凶橫渠張子曰此  
又終以致用之戒郭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輔  
誤作與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  
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右第五章所舉十卦皆言君子學易之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陽之闢凡六皆坤陰  
之闢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門猶闔戶闢戶之義  
或以為學易自乾坤兩卦而入非也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一闔一闢為易之門而其變至于四千九  
十六皆此二物也以二物之德言則陰與陽合陽  
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以二物之體言則剛自剛柔  
自柔而其質不同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  
用也撰為也天地之所為可見者也易則以此二

物體之神明之德不可測者也易則以此二物通之故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釋文云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愚案魏伯陽參同契亦作乾坤者易之門戶紫陽朱子曰乾坤便是易只一箇陰陽做底如一門二戶一闔一闢也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一陰一陽闔闢而成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又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誠齋楊氏曰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陽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知舉六十四卦之陰本乎陰者皆坤也知易之道陰陽

合德剛柔有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所為而與天地為一體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無遜情矣天地之撰如三子者之撰撰之言為也童溪王氏曰撰所以造物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名不特謂卦名凡卦爻所稱事物之名皆是也其稱雖雜亂不一然不越乾陽坤陰二物而已於此而稽考其事物之類則非一言而盡與淳古不侔矣故曰其衰世之意邪於字侯果以為嘆辭紫陽朱子曰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

及也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  
斷辭則備矣

往謂既往之事人所不明者易能彰之來謂方來  
之事人所未知者易能察之顯謂百姓之日用至  
顯而人所共見者易則微之而使人敬慎而不敢  
慢幽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至幽而人所難見  
者易則闡之而使人洞曉而無所疑知往來之事  
見幽顯之理則人心無不開明者矣蓋彰往察來  
則又可以因往而推來微顯闡幽則又可以因顯  
而知幽也當名如同人之宗觀之賓盞之考小過

一之妣所命之名皆因其實而當也辨物如乾之龍  
姤之魚噬嗑之肉剥之牀所取之物皆因其事而  
辨也正言者明其理而直言其事如利見大人利  
用享祀利用侵伐是也斷辭者斷以吉凶之辭如  
小貞吉大貞凶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也備謂無所  
不具也斷辭則吉凶明而人事息矣此所以謂之  
備或曰斷辭即彖辭也紫陽朱子曰而微顯恐當  
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悞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  
中其事肆而隱

其稱名雖小其取類則大如坤之牝馬以取類於

地是也其言所及者遠如坤言履霜堅冰至臨言  
 八月有凶是也其辭交錯而有文如損言龜弗克  
 違於六五益言龜弗克違於六二夬言臀無膚於  
 九四姤言臀無膚於九三是也其言委曲而切中  
 於理如泰之朋亡得尚于中行无妄之其匪正有  
 眚不利有攸往是也其事直陳於前而其義則隱  
 如蠱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是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貳疑也報應也聖人因民心之疑貳無以決遂作  
 易以濟其所行之行濟如濟水疑則不敢濟決其

疑則濟也故為占辭以明其失得之報應示之以  
 行有失得則報有吉凶也

右第六章言聖人作易之事紫陽朱子曰此第  
 六章多闕文疑字不敢盡通後倣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興於中古謂殷周之時作易者有憂患指文王  
 夫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是伏羲作  
 易也今以為文王何也曰易之畫始於伏羲易之  
 辭則始於文王故皆謂之作也夫易始作於伏羲  
 有其畫無其辭再作於文王乃有六十四卦彖辭  
 并三百八十四爻辭易道遂興興者起也文王以

前易只是卜筮之書掌於太史大卜占吉凶而已  
 至文王繫之辭以明吉凶始就所占之辭教人以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是易道之著明起  
 於文王也文王之作易何為有憂患也耶曰文王  
 身受美里之難又為天下後世計此所以有憂患  
 也夫易無思無為者也今日有憂患何也曰無思  
 無為者易有憂患者作易之聖人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兩字承上文而言履謂踐履基猶基址之在

下築土宜實人之踐履自下積累而至上步步皆  
 實則德有其基也謙謂卑以自處柄所以自持也  
 以謙自持則德有其柄也復謂反其本人性本善  
 一念或差則失其本然之天苟能自反而復其善  
 則德有其本也恒謂常久固者堅固也損以懲忿  
 窒欲則不善日損而德日脩也益以遷善改過則  
 善日益而德日裕也困窮之際正可以觀德人能  
 安於困窮而不失其所守如歲寒之松柏疾風之  
 勁草則亦足以自別此所謂德之辨也井之德安  
 靜而不動此所謂德之地也巽之德柔順而能深  
 入細微事至則隨宜斷制此所謂德之制也紫陽

朱子曰凡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  
 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  
 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  
 過而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  
 巽順於理而制事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  
 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遷巽稱而隱

此一節如書臯陶謨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履  
 以兌柔應在上之乾剛是以和說而周至謙以艮  
 陽下於坤陰而處下體之上是以尊高而光明復

小而辨於物者一陽初生於羣陰之下其氣雖微  
 而不為羣陰所亂如暗中一點白其光雖小而不  
 為黑所掩也恒雜而不厭者剛柔皆應而其文交  
 錯如青黃之相間可謂雜矣而其所自守者有常  
 至久而不厭也損先難而後易者其初用力頗難  
 及其慣習則如自然也益長裕而不設者因有此  
 理而就加充長之不必造作則偽也困窮而通者  
 有所守則身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遷者井本  
 不動之物汲以養人濟物則隨所汲而往也巽稱  
 而隱者二陽顯然在上稱也一陰入于其下隱也  
 稱量事物之輕重而意不露但見其隨宜斷制而



不見其迹也紫陽朱子曰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以和行者君子之踐履以和為貴不和則不可行也謙以制禮者禮尚謙卑唯謙卑斯可以制禮也復以自知者反求諸己而內自省也恒以一德者處煩雜之中久而不二則其德終始惟一也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者善日益則其利日興也困以寡怨者固窮而不尤人怨是用希也井以辨義者

澄心靜慮則物來善應義無不辨也巽以行權者巽順而不與物忤則能隨物輕重而行權權所以平物之輕重也聖人行權酌而處之以合於義而已安定胡氏曰九卦皆即以之一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象辭皆著一以字蓋以明其用易也

右第七章三陳九卦之德說者皆謂聖人處憂患之道或曰九卦之兩體多取坤與巽兌蓋坤順也巽入也兌說也皆善處憂患而不怨天不尤人者也謙下艮上坤復下震上坤取坤順者凡二履下兌上乾巽下兌上艮困下坎上兌取兌說者凡三恒下巽上震益下震上巽井下巽

上坎巽上下皆巽取巽入者凡四獨於離無取蓋取憂患之中用晦則可用明則不可也

九家易云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也紫陽朱子曰易中儘有處憂患之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為處憂患之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平菴項氏曰三陳之中皆有辨字其一曰困之辨辨於己也其二曰復小而辨於物辨於人也其三曰井以辨義人已之間而極其辨也史學齋曰三陳九卦有深旨焉自履

之甚至巽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經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經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益切於人事之要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

易者載道之書也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可一日遠之哉屢遷謂六爻之變動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言易道之屢遷也變動不居謂六爻變動或為九或為六也六虛即六爻之位周遍也流行也位因爻而見爻之九六未定則其位虛也上上聲下去聲上下无常謂或在上或在下也剛柔相易謂陽剛變為陰柔陰柔變為陽剛而相交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屢遷如是則不可以為定法唯變所適而已紫陽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揚雄太玄却可為典要它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則吉夜則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而吉者又有凶者有陰居陰而吉者又有凶者有有應而吉者有

有應而凶者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又曰易不是死法大玄都是死法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內謂下卦外謂上卦自內而往外為出自外而來內為入度節度也出入以度謂君子之出處進退當有節度蓋不可不謹也外內使知懼如泰倒轉為否內乾出而為外乾則彖辭戒之曰不利君子貞此在外而使之知懼也如需倒轉為訟外坎入而為內坎則彖辭戒之曰不利涉大川此在內而使之知懼也又明於憂患

與其所以致憂患之事因詳悉而告之則夫人至此鮮有不知懼者矣知懼之心油然而生則雖無師保之訓誨而儼如在父母之側不敢有自肆之心也易之為書切近而有益於人也如此人之於易也其可遠之乎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合易書與易道並言也率循也辭謂卦爻之辭揆度也方謂事情之所向典謂可考常謂可守始循其辭以度其事情之所向則其為善也既有典常可考可守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為道也見於實用其為書也不為空言苟非其人則其

道不能以自行其書亦空言而已前云不可為典要謂易之言吉凶無定法此云既有典常謂易之言吉凶則有定理

右第八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初爻原其事之始上爻要其事之終所以為一卦之體質也時謂所占之卦遇乾為乾之時遇坤為坤之時物謂所值之爻陽爻為陽物陰爻為陰物六爻之剛柔雖相雜而不一然占者其

物則不雜也易之為書蓋如此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況易乎初爻乃一卦之本事未成之始故隱而難知上交乃一卦之末事已成之終故顯而易知唯其難知故其辭但擬之而已唯其易知故卒其辭以成之於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中文謂初上之間四爻卦之互體是也物謂爻之陰陽德謂卦之德內外二卦固各有其德而雜物撰德則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自撰成兩卦之德于其間也爻有中有不中有正有不正

有應有不應有與有無與故有是與非是者何當於理也非者何悖於理也初上為事之始終初則是非未見上則是非已定辨其是非則在中間四爻非此則不備也崔景曰孔疏扶王弼義以此中爻為二五必不然矣洪容齋曰中文者謂二三四與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紫陽朱子曰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又曰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不可廢



逼五近於君而其勢屈故多懼柔之為道不利遠而利中故以柔居下而遠則不利居下而中則亦無咎人之為人無咎最難今既無咎矣則不必問其利也故其要在乎无咎也三與五互為一體故其功同三居下而賤五居上而貴故其位異三多凶賤故也五多功貴故也三五雖有君臣上下貴賤之殊然以柔居之則其位不正而危以剛居之則其位正而勝也勝與前章貞勝之勝同或音平聲非也夫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而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其善不同何也曰二四皆臣也可以比量其善五君也三臣也臣不可與君比

量其善也郭京曰近也二字本王氏注今誤為正文陸乘曰位有得中違中間故五得中而多功三違中而多凶二得中而多譽四違中而多懼紫陽朱子曰其要无咎若作平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去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九章指示學者觀六爻之法兼明中文互

體之用

勿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易之為書至廣至大天道人道地道靡所不有是為悉備道非二不立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爻畫言之  
 三畫有上中下之別以象天人地之三才六畫則  
 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此所謂兼三才而  
 兩之故六也六者何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故曰  
 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平菴項氏言其道之至  
 謂之三極言其質之定謂之三才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即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有變動爻亦有變動  
 爻者效三才之變動者也故曰爻物謂陰陽二物  
 也陽為貴陰為賤爻有貴賤之等殊與物之貴賤

等殊無異故曰物物相雜謂文謂陰陽相雜猶青  
 黃之相間故曰文文有當不當初三五陽位也九  
 居之則當六居之則不當二四上陰位也六居之  
 則當九居之則不當當則吉不當則凶吉凶蓋生  
 於文之當不當也童溪王氏曰此聖人因故六之  
 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曰吉凶生  
 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其可忽諸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紂末無道文王未囚易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爻耳未有辭也殷德既衰周德既盛易道遂興故



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世言故先殷而後周以德言故先文王而後紂文王遭羑里之難其心危而不安故其辭亦危而不安辭謂彖辭文辭彖辭凡六十四文辭凡三百八十四皆文王之辭也或謂文王止作彖辭不作文辭謬矣今以彖辭觀之未見其所謂危辭也其危辭則於文辭見之謂文辭非文王之辭可乎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文謂文王不作文辭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爾李隆山李西溪辨之甚明茲不復贅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乾之九三重剛而不中而以警惕自處則曰厲无咎者危懼而使之平安也如豫之陰柔處下而以豫自鳴則曰鳴豫凶者慢易而使之傾覆也易道甚大取喻則甚詳細而百物不廢其要不過使人知懼欲其慎終如始而无咎焉耳此之謂易之道而聖人作易之本意也百物不廢如否之苞桑坎之叢棘大過之枯楊困之蒺藜葛藟蓋取諸草木井之甃漸之鴻中孚之豚魚晉之鼫鼠坤之牝馬離之牝牛蓋取諸蟲魚鳥獸艮之背咸之頰舌噬嗑之耳鼻明夷之心腹蓋取諸身坤之囊訟之帶

鼎之鉉震之七坎之樽簋井之瓶甕旅之斧解之  
 矢巽之牀渙之機大有之大車既濟之紼蓋取之  
 車服器用它如泥沙龜貝膏血酒食丘園陵廟之  
 類苟可以為吉凶得失之象者即取以言之是為  
 百物不廢也

右第十一章言文王所以作彖辭之本意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六畫純剛是為天下之至健坤六畫純柔是為  
 天下之至順得諸心為德見諸事為行不難苦為  
 易不煩冗為簡自上視下所見為險自下升上所

向為阻天下之至健莫如乾天下之至順莫如坤  
 乾唯健之至故其德行恒易而不艱苦坤唯順之  
 至故其德行恒簡而不煩冗夫乾至健而德行恒  
 易何為而知險也夫坤至順而德行恒簡何為而  
 知阻也曰乾道自上而臨下故知險也坤道自下  
 而承上故知阻也人之處憂患者體乾之健而德  
 行恒易則知險而不陷于險矣體坤之順而德行  
 恒簡則知阻而不困於阻矣平菴項氏曰易與險  
 相反唯中心易直者為能照天下熾險之情即所  
 謂通天下之志也簡與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為  
 能察天下煩壅之機即所謂成天下之務也阻者

填壅隘塞之狀與險惡不同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亶亶者

能謂易之能也天下之吉凶層見疊出何以定之  
易能使人說諸心則天下之吉凶定矣天下之亶  
亶者成矣侯之二字橫渠張子紫陽朱子皆以為  
行文愚謂王弼略例舉此亦無此二字橫渠張子  
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平菴項  
氏曰能道占者之心而使之說故能定其吉凶之  
期能因占者之慮而為之研故能成其亶亶之事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謂易之陰陽云為謂人之言動易道之變化  
人事之云為初無二理凡吾所云所為吉事則必  
有上天之禎祥蓋可以理推也至於象事則知制  
器之法占事則知方來之兆此所謂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也平菴項氏曰云為即尚其辭尚其變也  
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於上下聖人中立乎其間贊天地之化  
育所以成天地之功能也而百姓亦與能焉何也  
曰聖人作易明則謀之於人幽則謀之於鬼幽明  
兩盡而其謀悉見之於易故雖百姓之愚亦得以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有以定吉凶成豐豐此之謂與能也與去聲如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之與同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易之象以八卦之畫而著故曰八卦以象告易之情以爻辭彖辭而見故曰爻彖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剛謂爻之九柔謂爻之六九六相錯則吉凶之理判然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變動謂爻之變動以利言者爻之變動本教占者

趨吉避凶而无不利焉耳然或變動而吉或變動而凶何也曰以其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善則轉凶而為吉不善則轉吉而為凶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是故兩字承上文而言上文曰吉凶以情遷故下文又詳言之也曰相攻曰相取曰相感即所謂情也其情有以愛而相攻者有以惡而相攻者有以遠而相取者有以近而相取者有以情實而相感者有以虛偽而相感者此吉凶悔吝利害之所由生也或曰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

於情偽相感蓋相感而後相取相取而後相攻也  
 感者情之始動利害之開端也取則情已露而悔  
 吝著矣攻則情至橫極而吉凶分也橫渠張子曰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則是  
 以人事言故有情偽  
 利害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唯以利害  
 八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上文曰遠近相取而利害生兼遠近利害並言下  
 文獨舉其近與害而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必其相感之初不以情實而以虛偽也感  
 以情實則利生感以虛偽則害生今乃偽焉則其  
 不相得也終必至於惡而相攻蓋不但有害又有

凶與悔且吝紫陽朱子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蓋  
 遠而不相得安能為害唯切近則凶害便能相及  
 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內安能害自家若與  
 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平菴項氏曰相感者情之始  
 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  
 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愛惡情偽  
 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  
 故末句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  
 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以近相取而  
 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  
 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

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厚齋馮氏曰六辭與易全不相關恐斷簡錯見於此王介甫郭子和蓋嘗疑之或曰此指尚占命筮之辭上傳曰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此六辭恐是占者所問之言蓋言者心聲也有諸中則必形諸外也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四辭其意亦如此虞翻曰將叛者其辭

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艮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巽人之辭也平菴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已躁叛疑誣失居其五猶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之叛但背實棄信者皆是也言與實相叛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為誣善離喜麗而失守大約不出於六仁者默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

剛柔之變盡於此矣又曰上繫鋪敘易道之廣大而於德行之成自博而約也下繫指示爻象之精要而極於辭情之辨自本而末也誠齋楊氏曰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歉於中者必愧於外秦舞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無所煩言至正無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唯無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卮言以眩世而無所忌強聒以撼

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  
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溥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  
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  
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  
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伎或泛爲之說  
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仲舒  
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無  
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  
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  
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所以攻之者不幸而  
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

語而折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  
屈西山真氏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無隱  
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  
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悞哉

右第十二章言得乾坤易簡之理則辭變象占  
之理無不知也

俞氏易集說繫辭傳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